禮書通故

樂律通攷

禮書弟四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虞書戛擊戛櫟也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以周案鄭意以虞書所言即周大司樂樂九變之禮是降神之樂也而說者皆以爲正祭之樂與鄭固不同矣鄭意戛擊二字總言櫟擊其注明堂位揩擊則以爲柷敔此異其解者以柷敔在堂下非堂上樂也堂上節樂

自有搏拊僞傳依明堂位注以為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未嘗周官磬在堂下階閒鼓鼗器首及鳴球說者以為堂上亦有磬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明磬本堂下物以合堂上樂而首及之是虞周制亦同也周官大師小師兩職竝云登歌擊拊周之搏拊亦在堂上或疑此物非貴重非堂上物非也堂上無搏拊則樂無節矣拊以節樂令奏先擊之樂之節奏視乎此矣周之外歌亦當有琴瑟射諸禮堂上有瑟無琴蓋諸侯待大夫禮殺而下就也祖考來格文承以詠之下故鄭以此為降神之樂而曰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知此爲堂上者以下文言下管決之也

鄭元云下管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以周案周官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擊拊鄭注云擊拊瞽乃歌是周之登歌仿虞堂上之搏拊以詠也大師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職下管擊應鼓鄭注云鼓朄管乃作是周之下管仿虞堂下之管鼗鼓也虞周樂制大略相同見于此矣

鄭元云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也西方之樂

謂之鏞庸功也卥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鳥獸鎗鎗謂飛鳥走獸鎗鎗然而舞也以周案以詠以上為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以以詠終之下管鼗鼓為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以管首之歌發則堂下之樂不作管奏則堂上之樂亦止是皆分以奏之也自此以往堂上堂下閒代以奏而樂亦將合矣故繼之曰合止柷敔周禮合樂在閒歌後合樂為並作閒歌為代奏詩有瞽篇鞉磬柷圉亦云在周之庭與此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文同僞傳以為堂上有柷敔謬矣笙即周禮之笙鐘笙磬鏞與頌磬相

近卽周禮之頌鐘頌磬鄭注云鐘不言頌省文古文頌爲庸鄭注大射禮已詳其義明堂位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和之言合離之言麗注疏以爲卽編鐘編磬垂爲舜臣故虞書有笙頌之名周禮天子宮縣毛詩笙磬同音傳曰笙磬東方之樂同音四縣皆同義可參證玆舉笙頌文略互以顯與以詠對文閒卽閒其所詠也故云堂上堂下閒代而作是鄭謂此閒字卽周禮之閒歌也如傳疏解笙鏞如字旣嫌細大不倫謂笙鐘自相閒斯更謬矣鄉飲禮之笙奏閒歌俱以笙爲士大夫禮燕禮之笙入閒歌亦以笙爲諸侯燕臣下禮天子以管包笙其閒歌又以笙磬

笙鐘頌磬頌鐘文見亏此後人以鄉飲燕禮繩之謂此有鏞非閒歌則上文嗚球搏拊琴亦不見亏鄉飲燕禮將亦謂之非升歌乎鳥獸蹌蹌即所謂百獸率舞也率舞與允諧對文謂百獸率其舞節庶尹信其龢諧也鄭注未是馬注鳥獸筍虡亦非

白虎通義云柷始也敔終也釋名云柷狀如伏虎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金鶚云說文柷樂木椌也所以止音為節風俗通引禮樂記柷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音為節據此柷敔皆所以節止樂不可謂柷以作樂亏始也合止柷敔者謂合

其樂而止之合有和之義止有節之義合止皆兼柷敔非柷合而敔止也且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為終止既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亦不當敘于笙鏞以閒之先矣以周案鄭注合樂用柷敔以止樂謂合樂時以柷始以敔終也故柷有節音之名自訓詁家渾言始終樂唐六典遂謂鼓柷而後樂作戛敔而後樂止以柷敔統衆樂斯非矣

鄭元云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鳳皇來儀以周案簫之言節說文竹部節从竹卽聲舜樂曰

箾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注云舜樂疏云箾簫也尚書簫韶九成彼韶箾卽此簫韶也白虎通義禮記云舜樂曰簫韶偽傳云言簫見細器備曲說也賈服注左傳象箾云箾言天下樂削去無道說文云箾以竿擊人也箾武舞韶文舞曰箾韶者先武後文亦不獨周制然也舞干羽亏兩階亦先武後文矣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既有九歌乃有九成鄭引大司樂九變之文明此為降神之樂也其注大司樂大合樂又引此并及下節其謂夔之擊石拊石為正祭之合樂與樂至合樂最難諧故夔自擊大

小磬以𢑥庶尹焉

鄭元云郊特牲有虞氏之祭尚用氣尚謂先薦之血腥爓祭爓或爲𦙶孔穎達云此謂四時常祭也有虞大祭亦先作樂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以爲宗廟九奏之節以周宗孔疏非也有虞作樂之先自有殺牲詔血事故曰尚氣鄭注尚謂先薦之是也虞書敘作樂之次于樂𢒼之腥血自宜從略不得執彼遂謂虞大祭先作樂記云殷人樂三闋然後迎牲玩然後字是虞先殺牲而後作樂也

右虞樂

記明堂位夏后氏鼓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云足利本

作足鼓以周棠商頌那傳云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卽取明堂位文周頌有瞽及此正義亦竝引作足鼓隋書禮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說詳王氏述聞楹鼓繁露作程鼓程楹聲同毛傳作置鼓依詩本文言之也

熊安生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孔穎達云尙聲謂先奏樂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以周棠殷人尙聲讀商頌那自見篇中二十二句兩言鞉鼓兩言鼓一言管一言磬一言庸毛傳皆引此記以徵其義鄭箋以奏鼓簡簡爲金奏堂下諸縣湯孫奏假爲奏升堂之樂

升歌之假升也依我磬聲爲堂下諸縣與諸管皆與磬聲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以傳箋推之樂三闋者金奏也升歌也下管也嘒嘒管聲卽下管管依磬聲則天子下管亦奏磬見于此矣箋以磬爲玉磬繁露質文篇云先用玉聲而後烹則樂三闋然後迎牲其在下管奏磬時可知矣周人時言合樂在樂六變之後大祭合樂在樂九變之後殷制雖不能詳而樂三闋必非合樂斷可識也 右夏殷樂

鄭元云周人尙臭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于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熊安生說周人先求諸陽

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異孔穎達云周人尙臭謂四時常祭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以周案殷人樂三闋然後迎牲周人則樂九變然後迎牲而作樂之㫄有鬯人供鬯肆師煑鬱人鬱合鬯一節故曰尙臭祼在樂九變之後鬱合鬯在樂九變之先注疏皆非說詳肆獻祼饋食禮門之一

杜預云魯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孔穎達云魯禘用四代則周禘當用六代毛奇齡云大司樂以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以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宗廟而不及

雲門咸池則限亏四代而不及六代可知以周案言先
妣言先祖為時言大祭禘祫樂九變自兼六代當從孔
疏
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象宮室四面有牆軒縣三面其形
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元云
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
亏東方或亏階閒而已以周案軒縣之去南面與軒城
同謂去宮縣之在南方者非以兩階閒建鼓南面為言
也王氏詳說誤
鄭元云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縣之

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陳暘云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百謂之十六可乎漢書成帝時于犍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未必非成帝旹工師附益四清而為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與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虡虡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以周桼鄭注全肆鐘磬各十六枚與樂緯四清聲合後人多宗其說陳氏定為十二枚

其議發亏范鎭古大架二十四枚取十二律倍聲之數

唐李沖所定也或謂用十九枚或謂用十四枚尤無依

據至半堵說亦不同薛氏謂杜注鐘十六枚為一肆則

堵者八枚矣天子之士鐘磬各十六枚為一肆諸侯之

士鐘磬各八枚故為堵易氏謂天子宮縣四面各六十

四枚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諸侯三面鐘磬各四十八枚

卿大夫兩面鐘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鐘磬各十六枚

雖尊卑多寡不同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

大夫判縣則每面鐘磬八枚兩面各十六枚士特縣各

八枚而已惟其䑛每面之半故謂之堵異說紛紛皆與

鄭注相背其意士樂亦宐鐘磬兼有不㝵特縣編磬敖氏又據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鄉飲鄉射皆賓出奏陔陔夏為九夏之一以是為士有鐘磬之證夏弢甫申鄭義云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諸侯軒縣鐘磬俱有全為肆之旳證也[案此中縣有鼓無鐘磬與軒縣尚異故注云其為諸侯則軒縣]左傳襄十一年鄭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其樂之半賜魏絳案二肆為判縣之制以半賜絳絳分之為左右此諸侯卿大夫判縣西鐘東磬半為堵之旳證也鄉飲記磬

階閒縮霤鄭注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此諸侯之士特縣無鐘有磬半為堵之的證也又駁敖氏曰大射笙鐘頌鐘與鑮俱陳磬南鄉歙記磬階閒縮霤經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是磬南無鐘鑮明矣至于賓出奏陔鄭君明云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何辱以是難鄭

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鄭元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有鐘有磬為全

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為節言成功曰頌函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函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古文頌為庸陳暘說編磬在函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敖繼公說笙磬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與歌樂相應者以周槩笙之與鐘聲相應者曰鐘笙見笙師職茲曰笙鐘取東方生生之義鄭注是也鐘笙笙也笙鐘鐘也笙以應鐘鐘不可謂應笙故國語云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韋注云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若然則笙無所尚以應鐘磬為利而鐘磬為笙之制矣敖氏謂鐘磬應

笙不其俱乎頌字从頁公聲本古容貌字說文頌皃也籀文作額又云皃頌儀也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頌又兼成功義古文作庸庸亦功也聲義相近敖氏循文立訓于古今字不能兼通左傳之歌鐘二肆一爲笙鐘一爲頌鐘敖氏訓頌爲誦而以歌鐘當之豈鄭人所賂二肆倍函縣而不備東縣乎豈頌鐘與歌相應笙鐘不與歌相應乎合樂之時衆音竝作固不獨頌磬與歌相應矣則歌鐘之兼笙鐘愈可知也陳氏以特磬編磬爲頌笙之別尤遠大射設縣之制盛氏江氏俱闢之矣褚搢升最不信敖于此猶沿

其說何邪

建鼓在阼階卥應鼙在其東南鼓一建鼓在卥階之卥鑮之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卥階之東南面鄭元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朔始也奏樂先擊卥鼙樂為賓所由來也一建鼓在卥階之東言面者國君于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賈公彥云明堂位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為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于簨虡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

也敖繼公云阼階鹵之鼓聲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
亐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鏞
之南故移鼓聲亐此以辟之也國君合有三面樂又以
辟射之故去其階閑之縣但設其鼓亐故位而已上言
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
其文以見之盛世佐云阼階鹵之鼓注云為君似近當
以敖說為是鹵階東猶設鼓者別亐判縣也北縣南面
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設之亦
須擊敖云不擊非既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若不為
射雖亐其臣亦當設注說亦非韋協夢云敖謂以辟射

之故去其階閒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為諸侯則軒縣𡰪有賓射偏縣乎褚寅亮云注君亏其臣偏三面此郎降尊就卑之義階閒之縣何妨亏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縣又何獨不徹乎以周禁賓射之北縣闕與不闕皆無明文諸家各以意揣難定孰是周縣鼓亦用楹鼓建鼓者楹鼓也三建鼓皆以階之東卤為文則阼階卤卤階東之建鼓必非如磬簜磬近階閒故大射禮下管之時大師少師可降立亏鼓北下注云簜謂笙簫之屬倚亏堂郎所謂鼓北也舊圖多誤　又案大射卤階卤朔鼙在建鼓北注云奏樂

先擊鹵鼗樂爲賓所由來也其阼階東建鼓應鼙迭在阼階鹵注以爲爲君又謂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其說皆確經應鼙在建鼓東者必如此而階南兩建鼓之位以正且與鹵階鹵之朔鼙在建鼓北之位相對鄭注以爲便其先擊恐未然張皐文圖又從此注以爲燕禮阼階東鼓南應鼙與鹵階鹵朔鼙南鼓參差不對更謬

鄭元云鼗倚于頌磬鹵紘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于磬鹵倚于紘也郝敬云鼗不縣設倚置于頌磬東紘鼗兩旁縣耳繩如冠之有

絃鼗倚亏磬簴東故其絃卤委也陳奂云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惟鼗鼓乃縣之胡肇昕云案經云倚以東卤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言南北不可言東卤且繩亦非可倚之物也郝說最確陳氏以鼗當縣鼓攷詩有瞽云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言縣鼓又言鞉則鞉非縣鼓明矣毛傳云縣鼓周鼓鞉鞉鞉鼓亦不以為一物也陳氏盡翻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以周案胡說甚是

毛詩傳云笙磬同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熊朋來云古者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與儀禮笙磬之名不同以周案樂節堂上升歌在笙未入之

竝奏笙時堂上樂閴又不受笙所均即合樂時衆音
作笙亦受均亏琴瑟鐘磬故國語云琴瑟尙宮鐘尙羽
石尙角匏竹利制制匏即笙笙兼所尙惟調利亏所制所
制者琴瑟鐘磬是也熊說甚謬當從毛傳箋𥁞同毛孔
疏申鄭分笙磬為二器未是
鄭[元]云丞之和鐘叔之離磬丞堯之其工也叔未聞和
離謂次序其聲縣也陳暘云磬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
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虡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
以周案鄭意和鐘離磬即編鐘編磬離之言麗謂附麗
而編次之也則編鐘編磬起自唐虞矣故虞書笙鏞以

閒鄭以東囪縣釋之陳氏以離磬爲特磬說本陸農師秦氏通攷從之其實不可信離有麗義無特義且磬先有特而後麗故謂之編如陸陳說編先亏特則編之義何居如謂特在編之先則又何離之可言

鄭元云鄉歛記磬階閒縮霤縮從也霤以東卤爲從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爲蹙敖繼公云縮如縮俎之縮縮霤者縮亏霤也此禮特縣則有磬鐘鎛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以周案此編磬也故注云特縣敖氏以爲特磬失之記爲經笙入堂下磬南立明其磬之所在且云

南面鼓之亦明其有此樂也江氏謂記以釋經是也而以爲非爲論樂過矣縮古文作蹙小雅蹙蹙靡所騁傳曰蹙蹙縮小之皃攷工記蹙弓則注云蹙近也縮小蹙近音義竝近磬非在霤而逼近霤下故曰蹙霤說詳王氏述聞

陳暘說特鐘在堂上金鶚云特鐘卽鎛與十二辰零鐘皆在堂下以周案眂瞭賓射皆奏其鐘鼓鄭注云其登歌太師自奏之似亦謂堂上有鐘須攷 右周樂

鄭元云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教眂瞭也磬亦編亏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賈公彥云以經

擊磬不言編則磬無不編以周案注非經意疏非注意
鐘磬有編而次者有不編而特者編鐘編磬眡瞭擊之
特鐘大亏編鐘鐘師擊之特磬大亏編磬磬師擊之虞
書予擊石拊石鄭注云磬有大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
大磬卽戛擊之鳴球小磬卽以閒之笙磬經亏鐘別言
編明特鐘掌亏鐘師非其所敎且以明其所敎亦編磬
而特磬乃其專掌故曰掌敎擊磬不言編鄭意此經鐘
磬連文皆指其編者而獨亏鐘言編以鐘之特縣不一
大鏄之外有如十二辰之零鐘亦有特縣者而磬無是
也非謂大磬亦不特左傳襄十一年孔疏云鎛是大鐘

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此言可以互證賈疏竟謂磬無不編幷失注意

孔晁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鎛磬亏磬下不復言數亏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同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之樂孔穎達云鐘與磬全乃成為肆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以周案亏鐘言肆其有磬可知也復曰鎛磬為特縣孔疏是大射禮注鎛似鐘而大賈疏亦云特縣不編如劉說曰及其磬

可矣何必復言鎛

金鶚云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五禮通攷分玉磬特磬為二非也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為之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為諸侯之僭禮可知諸侯不得有玉磬矣以周案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孔疏以鎛磬為特縣鄉飲酒記磬階閒縮霤敖君善以為特磬大戴禮縣一磬而尙拊論語子擊磬亏衞皆非編磬是諸侯大夫士未必無特磬也所異者天子特磬以玉諸侯以下以石耳右縣

杜子春云九夏內當為納祴讀為陔鼓之陔王出入奏

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鶩夏杜預云肆夏一名樊部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釋文作夏納云本或作納夏左傳正義云定本納夏作夏納惠士奇云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則王出入亦奏肆夏矣非獨尸出入也朝聘之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四方賓來亦奏之矣肆夏猶納夏與燕禮賓及庭奏肆夏鄉飲酒賓出奏陔夏則是入奏肆夏出奏祴夏陔與祴通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以送之則賓出入又皆奏肆夏然大夫奏陔夏不尋奏肆夏肆夏之類有采薺薺一作

齊蓋齊夏也王出路門而采齊佗則是門內奏肆夏門
外奏齊夏俗讀齊爲齋齋不聽樂金奏何居失其義矣
王齋未聞有樂夫人安得獨奏哉以周案九夏皆以鐘
鼓奏之大夫以下無金奏有鼓而已杜注王出入奏王
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皆大司樂文以大祭
祀言也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注王出至堂而肆
夏佗出路門而采齊佗以步迎賓客言也王出入以王
夏諸侯下之則以肆夏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饗諸侯
禮也義不兼聘賓聘賓蓋用納夏也惠氏皆牽合言之
大繆采齊卽齊夏可偷一說肆夏之三謂肆夏一繁過

二渠三與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同以首編統之杜預以繁當肆夏亦非

杜子春說肆夏詩也春秋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偁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執傹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衆說肆夏采齊皆樂名或

曰皆逸詩鄭元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杜預說肆夏樂曲名以周案漢師舊說以九夏皆樂曲名杜子春據春秋傳以肆夏為詩先鄭注樂師云肆夏樂名從舊說也云或曰逸詩用子春說也呂叔玉以時邁有肆于時夏之明文思文亦曰陳常于時夏執競雖不言夏而詩則其中例故以此三詩當肆夏之三後鄭云九夏皆詩篇名樂亾頌不能具又參用呂說箋詩時邁思文二夏字亦佀九夏解特不質言肆夏之三而已竊謂春秋傳于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

歌亏肆夏之三曰金奏未見三夏之為詩但樂曲非空
製必先有詩而後有曲則謂三夏之有詩可也頌非大
夫士所得用而鄉飲酒禮賓出奏陔夏未見九夏之為
頌蓋九夏與九磬等皆先代之樂有其辭有其節奏周
之金奏九夏固用其節奏也而其辭為先代佗故不載
亏詩呂叔玉必指周頌以實之鑿矣
江永云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
所載甚分明升歌為詩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有篇名而
無辭卽有辭亦不載亏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
譜以升歌與金奏混合為一誤矣仲尼燕居云入門而

金佗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淸廟何嘗歌肆夏乎金榜
云升歌職弓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弓鍾師鎛師旣殊
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
獻公奏肆夏工尙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歌以周棐金
奏與升歌之不同鄭雖不知之理所誤者以肆夏爲頌
族天子饗元侯則歌之百
孔穎達說左傳金奏肆夏之三爲升歌肆夏與燕射納
賓異一說燕禮奏肆夏與九夏之肆夏名同而音節必
異若皆頌之族類必非諸侯所敢用以周案天子大饗
元侯奏肆夏之三其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不得兼用

三夏大饗用三夏故賓入大門卽奏肆夏其餘不得兼用故賓及庭乃奏肆夏肆夏非外歌其音節亦非有異二說皆非　又案金奏先樂見魯語奏夏以鐘鼓見鐘師天子大饗元侯入門金奏三夏見左傳其出止奏肆夏見禮器鄭注破肆為陔未是大司樂大饗出入如尸是奏肆夏矣兩君相見及燕勞王事之臣賓入及庭乃奏肆夏其出也奏陔夏見大射禮燕禮記燕禮記若以樂納賓節鄭注謂其臣有王事之勞者奏此樂是代君之事卽以君之樂樂之也若燕諸臣樂幷無金奏見燕禮大夫不奏肆夏見郊特牲賓出奏陔夏有鼓無鐘見

鄉飲鄉射禮注

鄭元云肆夏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夏炘云鎛與鐘配播鐘必播鎛可知磬與笙配不與鼓配鄉飲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鐘師明云以鐘鼓奏九夏無磬鄭注非定論

皇侃說卒爵而樂闋佗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與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孔穎達云賓至庭樂作及至主人獻爵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皇氏說

主人受酢之時作樂依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時不作樂皇說非也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與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與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中數之為三闋以周案郊特牲樂闋之文在與酬升歌上燕禮記大射儀所言樂闋文亦在升歌下管上皇說固非觀下文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至云云是此記主天子為文則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為天子饗元后之禮天子饗元后奏肆夏之三故

入大門卽金奏與仲尼燕居兩君相見禮已有不同而燕大射爲諸侯待臣下禮更不足爲比例孔疏據以爲說亦未尋記義記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舉金奏之最始爲文卒爵而樂闋舉金奏之最終爲文舉始作終闋以包金奏所以明奏在升歌前也故下卽繼之曰與酬而工升歌此記之本意也至始作終闋之中間又有無數小節記文未及細述今亦莫尋其詳然按左傳國語言天子饗元侯禮奏肆夏繁遏渠則入門以後有三大節是可尋而知也又參以燕大射禮獻賓奏夏卒爵樂闋獻公又奏夏卒爵樂闋與此卒爵而樂闋文相符合

則升堂之後又有二小節亦可尋而知也
金鶚云古樂節次與等差先儒未詳閱攷燕聘賓金奏止二節兩君相見金奏有三節賓入大門一作升堂樂闋主人獻賓再作賓卒爵樂闋賓酢主人又作主人卒爵樂闋每節奏一章三節則三章也注疏謂賓入大門金作直至賓卒爵樂闋顯與經文升堂樂闋不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二事各爲一義故文不相屬卒爵樂闋兼賓主言之非謂賓入大門至賓卒爵而樂闋也以周案郊特牲疏牽合燕大射爲說其謬甚顯金氏又牽合仲

尼燕居文其說彌近禮而大亂眞孔子屢歎之美金奏之盛㝵易而敬之義以猶而也如謂二事各為一義則孔子之歎美卒䩄乎抑美樂闋乎記文果爾是文不成義矣郊特牲為天子饗元侯禮覯下文別土地之宜節遠邇之至可知仲尼燕居為諸侯自相饗禮覯上文兩君相見句可知天子饗元侯奏肆夏繁遏渠故入大門即奏肆夏諸侯自相饗止奏肆夏不奏繁遏渠故曰入門而縣興不曰大門是其異也燕大射為諸侯待臣子禮賓及庭乃奏肆夏拜不曰入門又其異也郊特牲入大門奏肆夏卒䩄而樂闋據金奏之全節為文仲尼燕居入

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據肆夏之一節爲文燕大射兩言奏夏兩言樂闋亦據肆夏之一節爲文天子饗元侯之節奏不昪其詳據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言之曰金奏肆夏之三兩君相見禮亏入門金作升堂樂闋後當有獻賓獻公兩作兩闋略如燕大射禮所異者一奏亏賓及中庭及公拜受亝時一當奏亏降洗時金氏巳言之據鹿鳴三終笙入三終言之亦可曰金奏肆夏三終是其巠也若諸侯燕其臣本不奏肆夏大射奏肆夏又止二節又其巠也舊疏謂賓入大門奏肆夏至卒亝樂闋金氏力駁其說以爲樂節過長與賓酏主人金作主人卒亝樂闋節奏不均不知郊特牲樂

闕據金奏全節為文其閒小節奏之佗闕不知凡幾諸
矦有三門自大門至廟堂其途遠矣而謂入大門奏肆
夏升堂乃闋其樂節長短遂均乎以五十步笑百步孟
子猶以為非況同一百步也胥失之矣

鄭元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賓朝聘者以周案聘賓無
入門奏夏禮聘當佗覲鄭意下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至為天子事故曰賓朝覲者用下
朝覲大夫之私覿為文也

金鶚云燕禮記若以樂納賓云云是燕他國之聘賓上
文所謂四方之賓也鄭注非以周案諸矦燕其臣使宰

夫為主人記文公主人兩舉是燕其臣也若燕聘賓燕
此禮鄭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語最精案
以陪臣勞王事空有加禮如曰亦人臣分所當為何一
非當為事而酬勳之典亦可廢乎又案燕禮記注之勞王事如管仲之平戎
于周是也成公十二季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
享之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曰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此事為晉楚己事故不敢
受金奏或以之當燕禮記注之勞王事亦非

右金奏

鄭衆云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付付當為拊
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鄭
元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擊
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賈公彥云歌者出聲謂

之奏王昭禹云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以周案大師小師皆言登歌擊拊與虞書同先鄭或擊或拊用虞書擊石拊石為義後鄭謂擊其拊用虞書戛擊搏拊以詠為義故云擊拊乃歌以小師職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之文覈之以後鄭擊其拊為長令奏謂奏歌當從賈疏王氏謂令小師擊之則令奏擊朄豈亦小師擊之乎拊與朄皆大師自擊之擊之即所以令之也

鄭元云鄉飲禮升歌工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賈公彥云大射諸侯禮云六人故知四人

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彼注云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則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以壓次也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吳廷華云以公羊傳舞列例之則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燕與射或兩舉之所謂互文見義也以周

案當從賈

鄭元說相者何瑟鄉飲禮後首鄉射禮面鼓皆變于君

賈公彥云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鄉射臣禮

前首燕禮與鄉㱃酒相對燕禮面鼓又與鄉㱃酒後首相變姜兆錫云注疏變亐君說覺支鄉射禮輕亐鄉飲燕禮輕亐大射鄉飲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者皆在後主亐將敬也若鄉射只習藝燕只達情而已故可鼓者皆在前以鳴豫也盛世佐云姜說與注疏合之其義乃備儀禮一書此等至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匝乃爾橫說豎說無所不通

鄭[元]云鄉㱃酒何瑟挎越內弦挎持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鄉射禮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賈公彥云瑟底有孔越以指深入謂之挎瑟近首鼓

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
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淡是以鄉射與燕禮面鼓則云執
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淡也
敖繼公云挎以指鉤之也後越去瑟廉埀近故以巨擘
承下廉而三指挎越也前越去廉埀遠故不可挎但執
之而已盛世佐云如疏說則近鼓持之手入易淡宜云
挎近尾持之手入易淺宜云執矣當以敖說為正褚寅
亮云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鉤入瑟底孔中以
周案敖說同賈賈云手入淡謂指淡入越孔盛氏不檢
鄉飲酒疏文故誤駁爾但賈實與注異鄭意瑟體雖首

寬尾狹至近越之處廣狹亦等大射鄉飲皆後首後首則𦉪後越𦉪後越大指不當弦可申則瑟廉承亏巨擘之中而三指可淡入越故曰挎鄉射燕禮皆面鼓面鼓則𦉪𦉪越𦉪𦉪越大指正當弦結必𦉪則瑟廉承亏會指之本而三指不能淡入故曰𦉪如褚氏說以大指承瑟廉雖𦉪越亦可淡入鄭注內有弦結𦉪無謂矣古人不爾者慮其不固也

盛世佐云尙書蔡傳曰堂上之樂唯取其聲之輕淸者與人聲相比則二人歌時必鼓瑟以合詠歌之聲不言可知敖氏乃謂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從古

無此淩亂襍糅之樂也以周案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玩以字之意歌時止有磬拊琴瑟四物而已而磬在堂下以合堂上之樂則堂下之樂應之者惟磬也春秋時編鐘亦侑歌鐘是升歌時又以編鐘編磬應之也編鐘編磬亦磬之輕清者敔氏以笙磬笙鐘應笙頌磬頌鐘應歌固屬肊說必謂升歌止有琴瑟似亦未合

右升歌

鄭衆云大師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為道引之引鄭[元]云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鼓朄

猶言擊朄詩曰應朄縣鼓小師職下管擊應鼓應聲也
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賈公彥云聲出
曰播謂播揚其聲奏卽播也以周案大師小師皆言下
管擊小鼓與虞書下管鞉鼓亦合曰下管包笙入曰管
曰笙皆資人氣其樂因不止管笙也故又曰播樂器播
與奏別賈疏非詩有瞽篇應田縣鼓鞉磬柷敔旣備乃
奏簫管備舉卽此所謂播樂器也笙入亦在此時大射
禮下管無其文禮殺耳說文申部朄擊小鼓引樂聲也
說同先鄭毛詩作田云應小鼙田大鼓縣鼓周鼓也大
鼓蓋指建鼓說與鄭異別縣鼓而曰應朄則應朄非縣

鼓矣縣鼓在阼應鼓在東朄鼓所在無文先鄭以鼓朄為二物鼓即建鼓朄為引鼓後鄭以鼓朄為擊鼓而應朄朔自分三物化樂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朄鼓之用亦未聞說者遂以朔鼙當朄鼓非也攷大師弓下管播樂器時降立阼階東之鼓北說見後則其令奏之朄鼓在中縣可知也諸侯軒縣先擊朄以引鼓大射無中縣故不見朄義取樂賓故又先擊朔鼙亘則朄鼓之所在與所用猶可攷見也且朄雖小弓鼓而大弓朔鼙故小師弓小祭祀小樂事直鼓朄以當鼓

記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阼應鼓在東舊說縣鼓阼縣

之大鼓應鼓東縣之小鼓陳奐說縣鼓鞉鼓也商頌置我鞉鼓爲楹鼓周人縣之曰縣鼓以周案有瞽詩之鞉文在縣鼓之下則鞉鼓決非縣鼓可知也西縣之大鼓大射禮謂之建鼓建鼓卽楹鼓則縣鼓亦非大鼓可知也且以東方之小鼓對西方之大鼓亦非其倫縣鼓者朔鼓也應鼓者應鼙也鄭注大射云應鼓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與應相對故記竝舉之朔爲周之縣鼓故樂先擊之詩以應朄別縣鼓記以縣鼓別應鼓則應朄之不用縣亦可知矣夏足鼓殷楹鼓周與舊皆兼用之朔鼓縣鼓建鼓楹鼓則應朄其用足鼓與

鄭[元]云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敖繼公云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儀曰大師及小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足以明之矣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于歌與管但言篇名于笙言三成文互見也江筠云樂賓有歌笙閒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經言下管者二此記下管新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疏以管笙為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也大射惟下管一節別無笙入文注云笙從工而入吹簜以播新宮之樂也敖氏謂管與笙

入爲二弓大射云文承太師少師降之下明是降者管之舂官太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敖說是也大射乃管新宫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弓鼓北羣工陪弓後攷鄉射禮工之遷樂在司馬命張侯命倚旌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卽遷樂弓下是明爲管故而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鹵面北上坐攷鄉射禮工弓降時卽就阼階之東南堂𦨈三笥鹵面北上坐今何以先立鹵縣鼓北至卒管而後遷弓東是明爲管故而就位遲也又旣管後經不云獻注以爲略下樂逼攷全經凡工弓就事訖無不尋

獻者此燕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有合樂
笙工並爲亦俱有獻惟尋獻訖而後就事者其亏事訖
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燕與鄉飲閒歌不獻然則卽經
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卽爲大師諠明矣記文亏歌言升
亏管言下亏笙言入則所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
堂而非堂下矣以周案江氏說大射下管最爲詳晰但
下管笙入分二節敖說實不及鄭經曰笙入者明笙奏
無下管也曰下管自包笙奏燕禮記曰下管新宮笙入
明下管與笙迭奏一詩也大射禮乃管新宮雖不言笙
入而文承大師少師上工降立鼓北羣工陪後之下大

師少師主管者也羣工四人奏笙者也經亏管不言下大師少師之降卽下也亏笙不言入羣工卽其人也記曰歌者在上謂升歌匏竹在下謂此時也匏竹卽笙管如下管笙入分二節則大射有下管無笙奏矣猶可說也燕禮記亏下管曰新宮亏笙但曰入不箸其詩則笙何所奏乎敖說亏此不通而僭互見以飾之夫經注凡曰互文互見者皆彼此事同而文省者也假令下管新宮三成笙奏亦新宮三成亏管言詩亏笙言節可曰互見如敖氏說下管爲新宮笙奏爲南陔白華華黍則其樂章不同矣凡經亏不同者必別箸之從未有應別箸

之文而可以互見當之者自互見之例不明而説經愈淆矣盛氏金氏皆同江誤褚氏又拘守鄭注不能擇是而從經義之難言久矣

鄭[元]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鼓北卤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張本作而）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敖繼公云鼓北鎛南也不敢節于聲者鼓大聲小盛世佐云鼓北卤階東建鼓之北也立于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注云卤縣之北非若在卤縣之北何尋近舍頌磬而遙取節于鼓邪知亦不在鎛南者以鼓鎛閒有聲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閒未必有餘地

就有餘地豈能容此衆工及相者之位哉且簜在建鼓之閒卽大師之所管者亦不宜舍之而遠立他所也張惠言云注云與鼓齊者蓋鼓長六尺六寸設之後與縣齊則歬出亏縣五尺許工立稍歬亏縣故以鼓爲節餘長在後者餘長其地使後空也三人爲列者言大師少師上工爲一列羣工爲一列經文所以特言上工疏謂大師少師後皆二人誤胡肇昕云鄭蓋欲取節亏卤階之建鼓以建鼓面向南不向北也故云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以周案此經爲下管新宮立文韋說已詳則鼓北當如盛氏說爲卤階東建鼓之北且與簜近非卤縣北

鄭意以管新宮者别有其人故以鹵縣之鼓當之敖氏既以管新宮為此降者管之則降立鼓北何得云在鹵縣之鼓北自相乖戾張氏說鼓節與注合說陪列與經合胡氏牽合盛說非注義注云餘長于後即釋經羣工陪後之地張說亦未得注意讀經難讀注亦不易　又案羣工敖說以為即上瑟者四人盛氏以為上工兼包四瑟羣工為堂下之工即衆管者其列位敖說爲列大師少師二人後列四人與賈疏同盛氏以為大師以下六人為一行陪于後者亦六人為一行或說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于後或說堂上之工六人瑟四

人十人為三行說皆難信惟鄭注與經合張說與注合可從

鄭[元]云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立于東縣之中敖繼公云文承大師少師降之下明是降者管之舂官大師小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盛世佐云管之者大師諸人也奏管之時亦吹笙不見笙入之文者以其不為樂主略之也既管不獻者以奏管者既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略之也張爾岐云燕禮笙入立于縣中注云縣中縣中央也疏云諸矦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導言縣中近北面

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鹵又設一建鼓在鹵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鏞在建鼓之閒注云鏞笙簫之屬倚于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奏之亦于此至此管新宮注乃云立于東縣之中不知于經何據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百既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即入堂下亦其宜也胡肇昕云不言笙入略百非與燕禮有異鏞設而笙不必設以笙四人自執笙與瑟者何瑟相同以周案敖氏分下管笙入為二節下管時無笙諸家皆從鄭謂管時與笙

俱奏是已但各以不言笙入爲略亦失其義升歌謂歌者升堂也下管謂管者下堂也笙入謂笙者入門也凡經曰笙入皆謂其人非謂其器就以器言此經再設簜亏建鼓之閒鄭注簜笙簫之屬是笙之爲器已早入矣不待亏此言笙入若以人言此時吹笙者卽羣工爲之大師少師奏管羣工奏笙一可徵諸乃管再之降立二可徵諸卒管後乃東坐三可徵諸卒管後不言獻四可徵諸大師小師職有下管擊鼓之令奏韋氏之說已詳矣奏笙非別有人亦無笙入之可言攷笙之用有三節一用亏下管一用亏閒歌一用亏合樂閒歌合樂皆歌

笙竝奏大射禮無此兩節是下管之後笙無所用之故
卽以升歌者下而兼笙不復別用笙者燕禮記雖無閒
歌尚有合樂合樂時歌者不能下兼笙故下管新宮幷
言笙入鄉射無歌笙閒而有合樂故亦箸笙入之文與
燕禮記同但燕禮記之笙入文在三成之上是猶奏亏
下管者也鄉射不奏笙詩而亦箸笙入者專爲合樂立
文也敖氏謂合樂無笙不其謬哉
鄭元云鄉射禮笙入立亏縣中西面縣中磬東立敖繼
公說縣中縣中之西與鄉飲酒禮立磬南同以周案立
亏縣中之西是背磬也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燕禮

主軒縣而言鄉射主判縣而言故笙入皆曰立縣中鄉飲酒禮惟有磬而已故曰磬南此立云西面鄉飲酒禮云北面何云相同盛氏褚氏皆駁之已

鄭元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下謂堂下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孔穎達云堂下吹象武之曲李光坡金鶚說記文當亐象字句絕下文云下而管象明堂位文王世子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此其確證象者下管之樂曲也鄭誤合為一以周案記文當讀下字句對上升堂為文管象句覼下文下而管象自見象即維清為文王之樂鄭注以左傳象箾南

籥文與此似故讀象武夏籥為句象武為武舞夏籥為文舞賓與記文相違孔疏又從盧讀下管象武為句叜與注意相左記文亏管象之下多別云舞大武則此象非舞可知武非樂曲尤可知曰武曰夏籥即祭統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也籥為佾者所執曰夏籥明文舞也武不曰干戚不言可知也

鄭元云新宮小雅逸篇也或說新宮亦有聲無辭或說即斯干之詩褚寅亮云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亯叔孫昭子賦新宮其有辭可知

鄭元說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孔子時篇章俱

在至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鄭樵李樗說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序詩者但攷二字便率意言之耳劉攽商份董逌王質黄震說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以周密朱子集傳有聲無辭之解本原父辯說以小序為無理本漁仲然無詩之說張子疑之張云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有聲無辭之說呂伯恭疑之郝氏盛氏陳氏褚氏申張呂之說以駁之云若徒以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遂以為有聲無辭則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

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宋于集傳是皆有辭而亦曰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卽七月也禮記升歌淸廟下管象卽維淸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是籥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若以為如魯薛鼓節之無辭但魯薛鼓節記者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笙詩若亦無辭則南陔由庚名目何自來乎且後世譜曲之名亦皆先有本辭而後以他辭塡之非無辭而空製譜也方氏申朱子之說以為有辭然後有譜亦原其始耳既成譜後或單歌其聲

或兼歌其辭則不可一概論矣笙詩傳流既久其用在聲周時用其聲而不要造其辭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其辭也如其說六笙之詩在周以前與何必錄其譜于周詩之中也若謂其辭佚于周初是固有詩矣何以知詩只錄其譜不錄其辭耶其說亦可謂曲矣右下管笙入

鄭玄云諸侯相與燕天子燕諸侯其笙閒之篇未聞金鶚云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有鼓無鐘非金奏燕禮有笙入閒歌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

以周衆樂有六節一曰金奏二曰升歌三曰下管笙入四曰閒歌五曰合樂六曰無算樂上辱下就下不辱上取凡禮皆然何辱謂天子諸侯無閒歌燕禮有笙入閒歌而無肆夏之奏燕禮記別言以樂納賓有肆夏下管而無閒歌爲燕其臣下各缺一節合而觀之則諸侯之正樂有肆夏之奏有下管笙入有閒歌可知諸侯天子禮闕有閒不辱因笙閒之篇未聞遂云無閒歌書笙鏞以閒舊說以爲閒歌焉穆叔如晉晉侯亯之金奏肆夏之三是用元侯饗諸侯禮也云工歌文王之三是升歌也又云歌鹿鳴之三是閒歌也則諸侯相與燕及天子

燕諸侯其閒歌鹿鳴三篇文亦有見但鄭以此爲合樂故云笙閒未聞耳

右笙閒

江陰高宗岱山
孫次紀仝校

樂律通故二　　　　　　　　禮書第四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饗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亏鄰國之君與天子亏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又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皇侃說天子燕其臣不㝵與諸侯同阮元云左傳國語以文王大明緜為兩君相見樂是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金奏肆

夏與升歌清廟區為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
鄭云天子亯元侯歌肆夏非矣天子卿大夫饗與諸侯
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非矣總之
肆夏別為金奏鄭以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金鶚
從其說以駁鄭以周案鄭注鄉樂為大夫之正樂小雅
為諸侯之正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正樂饗禮盛可上取
燕禮輕可下就此禮經之定法也不可輕駁阮氏又謂
肆夏別為金奏用鏄鎛與升歌異說本江氏其實鄭亦
爾也不過鄭謂肆夏頌族亦可歌江氏以肆夏為樂曲
非詩不可歌為異耳鄭意國語言天子饗元侯先樂金

奏肆夏繁遏渠不見升歌之詩而仲尼燕居言入門金作升歌清廟爲兩君相見禮當與天子饗元侯有別故即以歌肆夏言之此鄭之小失也必謂鄭不知金奏升歌之有異殊過矣竊謂天子饗元侯奏肆夏之三元侯饗諸侯止奏肆夏之一 其金奏旣異矣升歌同用清廟可也若天子饗次小國之侯與次小國之侯自相饗要不得如元侯同歌清廟國語云夫歌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歌謂升歌非合樂 金誠齋申阮說云晉言穆叔升歌文王此非禮也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旨牽强舊文附合阮說何足取信于後人 是諸侯升歌文王合鹿鳴之證天子饗之亦同此故鄭云饗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天子之公視元侯卿大夫視諸侯饗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則天子饗羣臣亦歌大雅合小雅可知此所謂饗或上取也或者不定之辭上取謂天子饗元侯元侯饗諸侯不上取悉如諸侯之通禮也燕亦不必皆下就其下就者取饗之合樂以為外歌如鄭譜所謂天子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天子諸侯燕聘問之賓亦具歌鹿鳴合鄉樂者此亦燕之不下就悉如諸侯之通禮也阮氏于饗燕之大小既未之審謂天子于羣臣當用頌與大雅大失其倫清廟固不可以概燕羣臣而鹿鳴為天子燕羣臣之樂歌詩序有明文何㝵易之

詩曰嘉賓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明此詩所謂嘉賓為諸侯之來朝者無諸侯亦天子之臣為燕賓者故穆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則鹿鳴之嘉賓為諸侯及天子之大夫而鹿鳴之樂為諸侯及天子大夫之樂矣序又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勞詩先于遣送則所謂使臣者為諸侯之來聘大夫故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序于鹿鳴曰羣臣于四牡皇華曰使臣意各有指所以見鹿鳴為天子大夫燕于君之正樂而兼歌其三者以其有使聘諸侯之責四牡皇華為諸侯大夫來聘之正樂而兼歌其三者

亦以嘉美其君阮氏亏此亦未之思矣

盛世佐云饗燕所用詩之差等天子用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風此其宜也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頌是天子郊廟之樂而饗諸侯亦用之者所謂禮盛上取也燕則升歌大雅合小雅者所謂禮輕逮下也傳又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亦謂饗禮進取燕則升歌小雅合鄉樂合鄉樂者亦逮下也鄉飲饗士而升歌笙閒俱用小雅亦進取也注疏分別未安敖氏謂諸侯宜大雅大夫士宜小雅亦未是傳偁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饗也而與燕同樂諸侯亏

聘大夫則然賈氏據此遂謂饗燕同樂尤非仲尼燕居以升歌清廟下管象爲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譌也清廟祀文王之升歌也成王以賜周公之廟已爲非禮而謂大饗其可哉以周樂盛氏知饗燕有大小之別而饗不必皆上取燕不必皆下就亏鄭譜或字之義猶未審焉鄉飲酒非饗禮而升歌笙閒小雅者卽肄三官始之意別爲一義何必牽說違異鄭義肆駁戴記尤其失也然較之阮伯元金誠齋諸說向矣故詳錄之以備後人參攷

鄭元云大射禮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

亏講道路亏勞苦與諸事敎繼公云三終謂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歙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則諡可見矣褚寅亮胡肇昕皆從鄭韋協夢江筠淩廷堪皆從敖以周榮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以詩之篇數言外歌三終笙入三終之類以樂之節奏言樂之節奏或三終各歌一詩或三終同歌一詩惟其所宜而節奏均亏三而止也故鹿鳴之三文王之三可曰三終而三終不可謂兼歌三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非要有五篇燕禮記之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亦非新宮外別有二詩褚胡

印鄭其義爲長

江筠云經言升歌者四而文有不同燕禮與鄉飲酒禮皆云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燕禮記云升歌鹿鳴視大射儀並少三終二字以周棊江語甚謬凡升歌皆三終記文升歌鹿鳴讀下管新宮笙入讀三成句絕謂升歌下管笙入皆三終也記者言此一見以樂納賓與常燕異一見其樂節隆亏殺亏後亦與兩君相見之樂不同也自鄭注失讀解者皆眛眛矣

右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詩

鄭元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敖繼公說合樂無笙

江筠云鄉射禮先箸工之入次箸笙之入而云乃合樂以承之其爲笙歌之合奏甚明以周案江說是已凡祭祀燕饗皆有合樂其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及宗廟禘祫之大祭祀謂之大合樂合樂衆音竝作最難和協故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注云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言爲大合樂習之是也

經鄉歆酒燕射禮合樂奏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毛詩采蘋寿有草蟲篇王應麟云曹粹中說齊詩先采蘋後草蟲胡承拱云曹氏雖不見齊詩其

言必有所本卽以毛詩論草蟲述方嫁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教成之祭其先後之次判然疑毛詩與齊同漢以後亂之百以周槖樂章與詩序篇弟不必盡同觀左傳大武六章其義已顯毛詩亏嗣歌六詩以魚麗先南陔白華華黍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先由庚崇邱由儀亦與樂章參歪其先草蟲後采蘋者草蟲爲大夫妻方嫁之詩與夫人鵲巢同采蘋爲大夫妻教成之祭又推本言之與夫人采蘩同周南先關雎次葛覃亦是例說詳禖箸

孔穎達云合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

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賈公彥云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以周案從賈疏合樂六詩與閒歌同閒歌以一歌一笙爲一終合樂以同奏閒歌之一爲一終如孔疏堂上歌關雎堂下笙鵲巢文辭旣有多寡音節自有短長何能合一如謂工歌關雎後乃笙鵲巢以合之則是閒歌非合樂矣萬氏合樂從賈三終從孔以爲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如其說經當云若以明之如射禮記所云歌騶虞若采蘩之例何得如此立文乎

鄭元云大司樂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謂此禘大祭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孔穎達云周人尚臭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仍先用樂賈公彥云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秦蕙田云作樂在既灌之後鄭氏先奏樂而後灌之說與經文未協以周案記云周人尚臭臭謂鬱也周人作樂之先有鬯人供鬯肆師煮鬱鬱人鬱合鬯一番儀節故曰尚臭而作樂後之祼即用此酒故又云灌用鬯臭臭亦謂鬱也說詳禘祫門孔疏誤以尚臭為即灌事與大司樂文相違遂生時祭尚臭大

祭祫先奏樂之曲說而祼在奏樂之後本無所誤秦氏駁之非也鄭注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引虞書戞擊鳴球之文以為宗廟九奏效應尋鄭之意虞書祖考來格文在戞擊搏拊以詠之下則堂上之樂卽以致其神而祼行焉簫韶九成猶九變之合樂則在祼後正祭之爿賈疏以虞書所言為正祭樂殊違鄭意秦氏通攷時享門先行祼而後作樂降神既與注疏相反而降神九變以為卽升歌清廟時又下管犓大武併出于朝踐之後而別有大合樂一節俱屬未安

鄭元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至日作之致

天神人鬼以夏至日伦之致地示物鬽動物羽鸁之屬虞書夔曰戞擊鳴球云云此其亏宗廟九奏效應賈公彥云大合樂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之樂此用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以周案鄭意虞書之九成即降神樂之九變郊特牲孔疏引此鄭注以爲降神之樂虞與周同九奏之證是也賈疏以虞書之九成爲正祭樂故解大合樂爲正祭合樂實非鄭義又自嫌與經文倒置故生此曲說說詳肆獻祼饋食門右

合樂

賈公彥孔穎達說大武六成亏廟庭立四表舞人從南頭弟一表向弟二表爲一成從弟二至弟三表爲二成從弟三至北頭弟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亏北表之北還從弟一至弟二爲四成從弟二至弟三爲五成從弟三至南頭弟一表爲六成以周案賈孔之說本諸熊安生熊說大武立四表昉諸大司馬田獵之法田獵立表自南始故以至北之表爲後表而田獵之行自北始故鄭注以初鼓及表自後表苪至弟二又鼓及表自弟二苪至弟三三鼓及表自弟三苪至苪表四鼓而

還及表自歬表至後表準鄭此注則武始北出自北表歬出至弟二表再成自弟二至弟三表所謂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自弟三歬至南表所謂周德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自南表囘至弟三表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至六成又自弟二囘至北表復綴以崇所謂樂終而德尊也至大司樂冬日至圜丘奏樂六變用雲門之舞夏日至方丘奏樂八變用咸池之舞宗廟奏樂九變用九磬之舞其舞之行列未必同亏大武賈疏仍以大武約之以爲八變要從南頭北向弟二爲七成弟三爲八成九變又從弟三至北頭弟一　爲九成固未必然

又因九變欲至北衰以象歸遂謂武舞北出自南起更屬難信

馬融王逸蔡邕服虔高誘說舞佾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韋昭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班固何休杜預說毎佾人數如其佾數以周案當從馬服宋書樂志傅隆議云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論語後案云韓非子十過秦繆公

遺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作二列又楚辭招魂
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皆舞列八人之證繁露
三代改制云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
而王舞溢橢法文而王舞溢衡其說又別
春秋公羊穀梁傳說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左
傳衆仲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以周秦春秋今
古文家說有不同劉原甫據公穀以議左孔巽軒又以
左義通公穀皆一偏之見白虎通義引魯詩傳用今文
家說通典載月令章句引樂容用古文家說御覽引禮
記云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

佾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佾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佾此葢逸禮語義同左傳可證古文家言鍾子琴槩粱補注又據經少牢特牲禮以斥衆仲大夫士有樂舞之文不知少牢特牲兩篇名曰饋食禮無樂雖天子猶然不足爲難且據逸禮文衆仲之言自指天子之大夫士而言

何休范甯說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杜預說公問羽數故書羽以周案左傳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佾者人羽者所執之物通言之六羽六佾一也公槩之

義羽者文樂之舞干者武樂之舞佾者舞之總名義通干羽云六羽者別言也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鄭注云佾猶列也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亦謂佾之名適文武姚姬傳以佾為文舞之專名無據且古樂舞文武咸備文樂先文舞亦有武舞武樂先武舞亦有文舞何注謂婦人獨奏文樂無以解周官舞大濩以享先妣韋萬石已駁之見唐會要

異義云公羊說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知翟羽舞也以周案孔巽軒說翟

羽文鴻羽質鴻舞般制翟羽周制此胒言也韓詩以隷翟為夷狄字亦非

孔穎達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以周案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則象為維清武不名象審矣自鄭注禮誤信墨子武王制象之說概以象為大武及箋毛詩知象武之分故箋維清猶用武王制之說而亐大武詩不言象孔疏不達斯指曲為之說不足據　又案玩詩序維清奏象舞謂歌此詩以節其舞也胡墨莊毛詩後箋以為象舞之作在先維清詩之作在後豈其然乎然舞自舞

詩自詩固不可溷矣左傳之舞象節內則之舞象是用舞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是用詩也注疏屢以下管之象爲舞失之

毛詩傳云以雅以南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箋云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鄭樵云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比歌以瑟次節笙入輔笙以磬三節閒歌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歌二南所謂以

雅以南者以周案傳箋義異而以南為夷樂同也漁仲據鄉歙酒䜩禮推會詩義甚巧但詩所詠者天子之事天子饗其臣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頌之維清則天子之樂畢兩節皆以頌不以雅有明證矣閑歌之詩雖以鄭君之博贍尙曰未聞亦難決其閑以雅合以南也且南為夷樂兩漢詩說皆與毛同而先王所以兼用夷樂者白虎通引河閒獻王樂元語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合歡之樂儛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門一作戶類聚四十一御覽五百六十七引五經通義云四夷之樂何以作之于廟戶于戶白虎通引合歡作合歡于戶作于右皆字之誤茲依後漢陳

禪傳校正數語盡之矣雅樂陳亏門內堂下日儛亏堂欲與
陳亏門對言之日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五經通義云何
以言舞在庭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亏堂四夷之樂陳
亏戶以昰明之劉向以舞堂爲舞亏庭昰可證也九夷
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亏明堂四門之外故其樂亦陳
亏門陳碩甫謂夷樂在門外門外有樂亏古未聞但雅
樂與夷樂自有內外之分故孔子曰犧象不出門雅樂
不野合幽王作樂亏淮水之上宜爲詩人所刺矣　又
案傳義以籥二字通承雅南則左傳之象箾南籥亦爲
二舞謂舞象執箾舞南執籥也文王世子胥鼓南卽賓

之初筵傳所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鄭箋分雅南籥爲三舞則象箾南籥亦當分四舞象箾皆武舞南籥皆文舞凡舞皆文武備舜之韶箾韶文舞箾武舞特文舞先耳通典類聚書鈔竝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衣繡衣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是也鄭易傳而別爲義者其意南舞不用籥也文王世子胥鼓南文在學干戈羽籥之後獻王樂元語東夷之樂持矛舞南夷之樂持羽舞西夷之樂持戟舞北夷之樂持干舞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然皆不以爲南舞執籥近儒皆從

毛傳而不達鄭易傳之意凡傳箋兩異之處讀者宜悉心尋繹其義如此

賈逵服虔說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南籥以籥舞也杜預云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孔穎達云劉氏說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箾籥之間益二者其有南義以周築象為文王之樂賈杜說是墨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紂自作樂名曰象鄭注詩禮以象為武王樂本此與賈注異荀子禮論箾與韶夏護汋桓象並列賈注以為舞曲名本此依鄭箋以雅以南以籥推之此象箾南籥當分四舞箾

與象各一舞與賈同南與籥亦各一舞與賈亦異杜注又以象箾為一舞南籥為一舞劉說亟非

陸佃云大舞干戚羽籥並用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元孫毓孔穎達等以為萬舞惟干無羽籥舞惟羽無干失之戈舞即周官之兵舞兵舞不㝵謂之干舞秦蕙田云武舞大者用干戚小者用干戈陸氏干戈分二舞非也至云干上覆羽羽下載干則混文武為一尤謬以周案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各尚其德以文㝵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㝵之先武樂持朱干

玉戚而舞云先必有後是則文樂亦有武舞武樂亦有文舞特分先後而已故舜樂曰韶箾文王樂曰象箾箾者武舞也以其先文樂故曰韶曰象百禹以文尋亦先文樂故大夏為文舞而大司樂云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大夏亦有武舞矣公羊傳亦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是則六樂皆文武舞備也疏家言萬者干舞籥者羽舞文本公羊傳而詩簡兮曰方將萬舞又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萬雖武舞亦用文舞也故傳云以干羽為萬舞箋亦云萬者干羽文武道備是則萬者干舞羽舞之總名也宣八季

春秋經萬入去籥正以萬兼羽籥故別言之隱元年傳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尤爲萬有羽舞
之顯證陸說固不足信舊說亦失之一偏
鄭衆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許慎云翌樂舞
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翇執全羽以祀社稷也鄭
元云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以周案皇翌異字先鄭
從翌故注樂師皇舞云以羽覆冒頭上掌次皇邸亦以
爲皇羽覆上後鄭從皇故注樂師皇舞云襍五采羽如
鳳皇色掌次皇邸亦以爲染羽象鳳皇色故書或作義
義古儀字易曰其羽可用爲儀如先鄭許義翌翇之分

一戴一翿如後鄭義帗羽皇皆所執物帗全羽羽皇析
羽羽皇之分一白一采翼疏駁先鄭謂古未見蒙羽亏
首者惠氏禮說引東京賦冠華秉翟列舞八佾上林賦
蒙鶡蘇以為證鶡似雉鳥尾為蘇冠華飾以翟尾右舞
法

鄭元云賓出奏陔陔夏也陔之言戒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
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
鼓而已李如圭云詩亡篇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與注
合盛世佐云鐘師陔夏之陔本作祴而鄉飲鄉射燕禮
皆言奏陔不言夏夏大聲也別之亏頌必非諸侯以下

所可于此益別為一詩而今亡矣以周案當從鄭九夏未必須之族類亦非小雅之南陔右賓出奏陔

周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賈逵云無射鐘名大林無射之覆也佗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韋昭云或說鑄無射而以林鐘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近之徐養源云此鑄無射一鐘而以林鐘為之副也凡以律準聲者無射為宮則林鐘為羽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是並鑄宮羽兩鐘也大也者不宜大也故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細過

其主謂羽大于宮也無射律之小者無射爲宮當以林鐘之半律爲羽今用林鐘全律則無射四寸七分林鐘六寸是出均也故曰大林以周案五音宮最大羽最細大踰宮細踰羽皆不中律細過其主謂細踰羽也細踰羽則音微而不聞故又曰細抑大陵如徐氏說細過其主爲羽大于宮下當細陵大抑方通

韋昭云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尙宮鐘聲大故尙羽石磬輕于鐘故尙角匏清濁之中匏笙竹簫管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無所尙也徐養原云尙字從損益來上生下則損一下生上則益一琴瑟莫大于宮故

塤莫大于宮孔故曰瓦絲尚宮鐘莫厚于羽鐘故曰鐘
尚羽磬莫厚于角磬故曰石尚角匏管有短長竹孔有
高下大氐亦尚宮而宮無定厤因時制宜隨所議而尚
之故曰利制又曰尚議尚謂依之為準則也凡造器先
定其大者厚者其次以是而登以周案此亦當以韋注
為正徐說別備一義

韋昭云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
鈞調也鐘大鐘鎛小鐘有鐘無鎛為兩細不相穌故以
鐘為之節明其以大平細大鈞有鎛無鐘大謂宮商也
舉宮商而但有鎛無鐘為兩大不相穌故去鐘用鎛以

小平大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尙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謂絲竹革木胡彥昇云朱子說鎛者鐘之大特縣鐘也細鈞聲細用鎛則細抑大陵故去鎛之大聲所以昭細聲之大也大鈞有鎛無鐘者鐘尙羽重者從細用其大聲使從細聲正所以鳴大聲之細也徐養原云濁聲爲大淸聲爲細宮商角濁聲也徵羽淸聲也而五聲又各有淸濁金十聲五正聲外有五淸聲其高至淸羽而極石十聲五正聲外有二濁聲三淸聲其高至淸角而極皆所謂重者從細也瓦絲五聲宮商角有正無淸徵羽有濁無正所謂輕者從大也細鈞大鈞

卽上文立均出度之均謂調也律以立均十二律卽有十二均以劉歆三統法推之林夷南無應為細鈞大夾姑仲蕤為大鈞黃大為甚大鐘鎛俱特縣之鐘對別則鐘小鎛大散文則總謂之鎛將奏某鈞之樂則擊某律之鐘細鈞非無大聲甚大之鈞非無細聲甚大之細聲適當細鈞之大聲不使樂聲為器所掩故俱有鐘而無鎛也惟大夾等五鈞細聲大聲本各明晰故擊鎛以起調而大者謚昭卽小者亦不為所掩也以周棨胡徐兩說相通鎛亦作鑮鑮如鐘而大說文禮注皆同參見名物門

服虔云七律為七音器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鳧氏為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為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以周案據禮鄭注左傳杜注縣鍾每虡十六枚無十九枚之說天子宮縣四面鍾磬各一虡是為四縣亦無十二縣之文服氏此注賈氏亏小胥疏引而駁之李次白申十九鍾之義曰凡縣鍾磬二八十六枚是五聲之正法今以二變聲加之故一縣為十九鍾二變聲僅加三鍾者以倍半之法通之也徐新田又申十二縣之義云特縣者五

虡爲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虡編縣者每虡爲一均十二均凡十二虡樂與禮相衺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鐘大呂二縣而已祭地示則陳大蔟應鐘而已冬至奏圜丘則陳圜鐘黃鐘大蔟姑洗四縣而已夏至奏方丘則陳函鐘大蔟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然則宮奏二均者每均二堵宮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十二縣何必備陳哉然李說十九鐘終屬强辭如徐說每均二堵每均一堵說已遷就如諸侯軒縣而奏二均又將何以陳之邪

大司樂凡樂天以圜鐘爲宮地以函鐘爲宮人以黃鐘

為宮圜鐘即夾鐘函鐘即林鐘漢志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太蔟統人謂之三統又謂之三始與大司樂文不同鄭元云夾鐘生于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林鐘生于未之氣未坤之位黃鐘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李光地說黃鐘圜鐘兩字錯互諸儒相承不復正以周案漢志言制樂之本原周官言用樂之支別故二者不同周官以三鐘為天地人之宮惟鄭注為較通漢志用太乙下行九宮法一二三為天地人之宮故地宮不始大呂而始林鐘李氏改易周官文以遷就其說非也周官備夾鐘為圜鐘

取象亐天之圓也倂林鐘爲函鐘取象亐地之含也黃爲中之色取象亐人居天地之中也圜黃兩鐘互易失其義矣

大司樂祭祀天以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地以函鐘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人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爲鄭學者說此以本管相生之五聲言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陳祥道說圜鐘云云是律之相次者函鐘云云是律之相生

者黃鍾云云是律之相合者陳暘說律不過六聲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朱熹說黃鍾宮大呂角即是調首尾一聲皆宮聲即是宮調但其中五音俱有不是全用宮以周祭人宮用黃鍾而不避天宮之律鄭說不攻自破天宮以相次言而夾鍾一律已錯其序地宮以相生言而姑洗南呂亦互其文陳說亦游移無定禮言十二管旋相為宮若旋宮不過三則止是三管旋為宮陳暘說尤悖謬近方空田中朱子說云律有聲亦有調

聲者逐字配以宮商調者毋曲純以宮商歌聲則五音不可缺一調則商聲有殺氣鬼神忌之故祭祀不用商調而只有四調夾鐘爲宮者用夾鐘宮調蓋以夾鐘起調夾鐘畢曲下文黃鐘角調大蔟徵調姑洗羽調亦然正是六十調旋相爲宮之法

鄭元云鄉射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敖繼公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而後笙之辭顯且成聲也

盛世佐云當以注說爲正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尙議韋注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

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竽若簫若籥若管若篪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辨之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識者倘其能復古制敖說甚誤笙以和歌而謂歌以和笙可乎哉且堂下安㝵有歌以周案盛氏駁敖申鄭甚是但世之淺知律者曾有幾人魏漢津製樂器工隨意調律而漢津不能知李照定樂律工減去銅齊而照亦不能辨世豈有眞知樂律者哉李事見長編紀事本末魏事見文獻通攷不知蓋闕何叙强說神而明之俟乎其人　右樂律

鄭元云射奏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

射諸侯首不朝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云云劉敞云篆文貍形鵲首似巢貍首卽鵲巢也騶虞采蘩采蘋皆二南篇名則貍首亦必其儔盛世佐韋協夢從此肆駁射義以為後人坿會而為之說以周案詩之合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義者雖多而其音節未必盡合弓射古人取其音節及詩義之合射者以節射而其辭之論射不論射非所計也故采蘩采蘋可為節騶虞可為節貍首亦可為節後人必以貍首及射事為不類則騶虞何嘗不言射乎篆文貍鵲首巢字形固未見其類詩之音節亦安見其

有合亏射節乎何㝵鑿空言之
褚寅亮云詩孔疏謂射義騶虞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鄭注禮從三家箋詩從毛然注云思㝵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為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廄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
蔡德晉云周官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皆五節鄉射雖奏騶虞而仍如采蘋采蘩之五節則其等未嘗不辨且周南召南為鄉樂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天子歌騶虞不必天子獨用不可以僭律之
鄭元云奏騶虞閒若一調其音之疏數重節賈公彥云
五節之閒長短希數皆如一是重樂節也以周案奏謂
以鼓奏之也上云不鼓不釋鄭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
算也鄉射鼓五節一節先以聽四節以將四矢下射拾
發故鼓節有閒既閒而歌一終故曰若一奏鼓有閒為
發矢之有拾也奏鼓若一為歌分五終也鼓五節奏五
終詳射禮門射之樂節已亡略具投壺禮中記曰取半
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蓋上射發矢用半以上
下射拾發用半以下與合之為一節故鼓五節應歌五

終右射樂

鄭[元]云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陳暘云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鍾磬詩云窈窕淑女鍾鼓樂之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鍾磬也毛萇侯苞孫毓皆云有鍾磬是巳鄭康成王肅謂不用鍾磬蕭統云婦人尚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鍾是不淺攷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彥謂祭祀有鍾磬以燕則無鍾磬是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郝敬云房中之樂所謂縵樂也旄人掌械樂賓客以舞其燕樂即房中之樂也記繫之末節其

非盡雅樂可知鄭以二南當之亦非以周案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但燕樂自有鐘磬有舞教亏磬師掌亏旄人通行亏祭祀饗食似非房中也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明不必有也與有內羞文同皆非燕之正禮也房中之樂弦歌二南鄭云無鐘磬之節者嫌與鄉樂無別也然既以磬師之燕樂當之不能謂無鐘磬矣但鐘磬自在堂下不在房中房非設縣之所也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然則

漢之安世卽房中之遺響也史臣但曰備其簫管而不
及其他此卽鄭樵鐘磬之說也其歌有云高張四縣樂
充宮庭則宮庭自有鐘磬矣郝氏亏縵燕二樂既不分
而又以韎樂混之韎樂者野人之樂也因以房中之樂
爲非二南矣亦知韎樂不可施房中乎　右房中樂
鄭元云胥鼓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
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陳暘云胥以鼓徵學士而合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
象箾南籥而已非南夷之樂也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
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大胥贊之則胥鼓南

之胥其小胥哉以周案上所言爲雅樂此所言爲南樂

毛詩以雅以南傳亦以南爲夷樂爲古雅樂無名南者

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箾南籥亦南樂之舞以

籥者詩弓以南下曰以籥是也自劉原甫鄭漁仲以爲

周南召南文王之樂則雅南不分矣周南召南經謂之

鄉樂房中樂無南名　右南樂

杜子春云縵樂讀爲怠慢之慢鄭元云讀爲縵錦之縵

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段玉裁

云說文縵繒無文者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縵錦

者謂名爲錦而不成文雜弄似之雖不成樂而可以和

樂也以周案慢聲爲大司樂所禁杜讀非也縵爲襍文之繒亦爲有文之錦本有二名說文繒無文者是其本義鄭注以縵樂爲襍聲之和樂者故讀爲縵錦之縵謂繒之有文如錦者不用其本義故曰讀爲物相襍謂之文故又曰襍聲之和樂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鄭注曰宮商角徵羽襍比曰音單出曰聲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襍也方猶文章也此襍聲和樂之義也單聲不足爲樂變襍五聲使之交錯成文謂之比音故亦曰聲成文謂之音比音斯和樂矣賈疏以縵

爲無文無文何以爲襍以致鄭注文義上下不貫周官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鄭注曰夏篆五采畫轂約夏縵亦五采畫無篆爾訓縵爲采畫賈疏亦以無文解之與此同誤段氏以說文申鄭誤與賈同讀爲之例段氏漢讀攷辨之綦詳云此謂讀同其義則曰讀如可矣何又自昧其例邪

記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鄭元云操縵襍弄以周案鄭注周官磬師之縵樂讀爲縵錦之縵謂襍聲之和樂者以縵爲有文之錦與說文異物相襍謂之文文與襍一義之引申襍弄者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也安絃

者樂記所謂變成方謂之音也鄭義如此竊謂操急其弦而攫之也緩謂緩其弦以醳之也嵇忌說琴曰攫之深醳之愉鈞諧以鳴大小相益蔡邕說琴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斯其證也

徐養原說鐘與磬不並用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鐘磬非二器當與笙師互證笙師鐘笙之樂其縵樂與縵樂者襍聲之和樂者也與鐘相應之笙謂之鐘笙與鐘相應之磬謂之鐘磬以周栔舊說鐘磬有並奏徐氏以為鐘聲大磬聲小若並擊則磬聲為鐘所掩而發鼓管聲何以為依其說甚辨然磬旣不與鐘同擊又何與

鐘相應之足云凡曰應者同時奏也右縵樂

春秋左氏傳衛侯賜大夫曲縣仲尼譏其失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服虔說肆十九枚杜預云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禮大夫有功則賜樂以居案曲縣卽軒縣大夫尋有判縣不尋有軒縣故賜曲縣非禮也但諸侯大夫之判縣不尋具全肆故以二肆之半賜之卽所謂半為堵者是故以為禮鄭注云二八十六枚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二肆則六十四枚也歌鍾卽編鐘編鍾在堂下禮有明文書孔疏因偽傳

以玉磬在堂上遂謂堂上有歌鐘歌磬謬矣鐘言歌者所以別大鐘也故下又云及其鎛磬賈疏亏鐘師金奏九夏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左傳云歌鐘二肆又以鐘鎛爲歌鐘更謬矣傳云魏絳亏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明胄此未有也記曰大夫磬樂皆具非禮也是其義證

熊安生孔穎達說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其義葢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是娛身及治人之樂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以周案禮不下庶人爲庶

人不必備禮也樂不制大夫士爲大夫士不必備樂也然庶人非無禮也大夫非無樂也禮運以大夫聲樂皆具爲非禮譏皆具非譏其樂也大夫之有樂具載經典左傳晉侯賜魏絳樂絳于是乎始有金石其壽此金石之樂固未皆具也禮也晉侯不以二肆全賜而以其半合大夫半爲堵之例亦禮也春秋說題辭與禮運皆具義相成于左傳文亦合故鄭箴膏肓從其義劉申甫反據此駁左傳謬矣熊孔申鄭亦未是

萬斯大云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衆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

牢皆不用樂何與攷郊特牲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蓋特牲少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吳紱云大夫士四時之祭用燕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金鶚云特牲少牢無樂當有脫文萬氏以為用食禮故無樂非也食嘗無樂其說不可信特牲少牢以饋孰為始故曰饋食非用食禮也以周案天子諸侯禘祫大祭先降神次朝踐次饋食樂之九變奏亏降神大合樂奏亏朝踐至饋食無樂矣禮經少牢特牲皆饋食也故無樂饋食為干祫之祭名而謂之食者固用食禮也故其祭先九飯十一

飯然至酳尸又歆矣而亦無樂者爲饋食無用樂禮也

萬氏謂少牢特牲用食禮故無樂已近亏鑿據記文禘

嘗以祭事言食饗以賓事言何㬎牽合之吳氏說時祭

用燕禮有樂更爲杜撰據記文四時之祭禘有樂嘗無

樂以象春陽秋陰之義秋嘗與食禮迥異春禘亦豈同

燕禮金氏以特牲少牢有脫文以禮記爲不可信何其

武斷一至亏此

記禮運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孔穎達云大

夫自有判縣之樂不㬎如三桓雍八佾一說大夫士本

無樂唯君賜乃有之以周案禮運斥皆具非斥有樂且

其文與祭器不假並言是據下大夫初受祿者爲文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鄭注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是初受祿者有假祭器之徵也左傳鄭人以歌鐘二肆賂晉晉侯以其半賜魏絳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然則未賜之前絳于聲樂固未皆具矣時絳爲新軍佐于𨟎爲下大夫是下大夫尊有樂而不能皆具之徵也孔疏以皆具爲如天子禮則不假者豈亦用天子禮乎假固假其所可用具亦具其所尊有而假焉而不具焉此禮運所以歎三代之英之不可逮也若初試爲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其奢可知矣奢者

借之漸亂之萌也　右大夫樂

周官樂師大馭並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大戴記及賈誼新書並作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鄭衆云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于步則以采薺爲節鄭元云行者謂于大庭之中趨謂于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盧辯云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周禮文誤以周案爾雅釋宮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門謂路門非大門也中庭卽朝廷非大門外之庭也鄭注玉藻云路門外至應門謂之趨

又注樂師云趨謂亐朝廷其說最確孔子燕居曰入門而金作國語曰金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門以內直至路門卽釋宮門外謂之趨地也其所奏者肆夏則趨以肆夏大戴文是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燕禮記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中庭之步巳奏肆夏則趨以肆夏謊明保傅篇出賈子新書其言曰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步兼行言故下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小戴玉藻乃以采茨屬趨肆夏屬行據周官以改其文孔䟽輙注大戴而駁大戴失其義矣然鄭注不以爲字誤者亦自有說大射禮燕禮記亐堂

上賓主行獻時亦奏肆夏則云行以肆夏非不可通因
以趨以采薺爲之路門外然與賓出入奏肆夏之文不
合矣 右行趨中樂
賈逵云子卯不樂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亾故以
爲戒鄭元云子卯桀紂亾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翼奉
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
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后動二陰並行
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張晏云子刑卯
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亾日不推文武
以興乎沈彤云明陳絳說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

傷也禮子亐父母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旣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器焉故亐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鄭注以為自戒愳非本義以周秦古人吉事用子卯日者難覶縷述其用甲子乙卯者如周公之營新邑命殷侯亦有明證或謂子卯日槪不用是瞽說也且又行之有刑克者以其相値也子卯日初不相値何相刑之有左傳曰辰在子卯謂疾日謂月之十二辰在子而又値卯日也禮言子卯不樂左傳亦言子卯舍業業卽大功廢業之業亦謂樂也業樂者舍子卯與學書者舍丙日同晝頡以

丙日亦學書者忌之見論衡譏日篇樂祖蓋以子月卯日亦業樂者亦忌之子卯既忌樂故吉事之用樂者遂不用子月之卯日如翼奉言不特忌子卯并宜忌申亥矣如張宴言子卯相刑概不用十二辰皆有刑直無可用之日矣如賈鄭注賈孔疏甲子紂亾乙卯桀亾則諸經舉子卯何絕無一及甲乙乎如陳絳沈彤說以為喪君則周人忌甲子可矣何喪桀之乙卯乎且甲子乙卯歲中六遇皆以喪日處之古人亏君親且無此禮而謂湯武以此喪舊君乎舊說無一可通　又案桀亾日無見文疏家所言難據孔巽軒據呂覽高注桀號推大犧戊子

日㠯亦未足信呂覽簡選篇云湯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移大犧御覽引作推移大犧據墨子明鬼下桀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又云王手禽推哆大戲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推侈移哆侈形近犧戲音近推移大戲乃桀臣非桀號也湯禽推移大戲後乃登鳴條入巢門桀㠯未必同日乙卯㠯戊子㠯皆肊說右子卯

受業通州孫儆
孫　次庚　仝校